

《徐森玉年譜》手稿

葉笑雪 撰

中華書局

《徐森玉年譜》手稿

葉笑雪
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徐森玉年譜》手稿 / 葉笑雪撰. —北京：中華書局，2015.5
ISBN 978-7-101-10953-5

I. 徐… II. 葉… III. 徐森玉（1881～1971）—年譜 IV. K825.8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96199號



責任編輯：姜 紅
技術編輯：靳艷君
封面設計：周 玉

《徐森玉年譜》手稿
葉笑雪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9×1194毫米 1/8 • 32印張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780.00元

ISBN 978-7-101-10953-5

出版說明

徐森玉(1881—1971),名鴻寶,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我國近代著名文物鑒定家、金石學家、版本學家、目錄學家。

徐森玉的一生,爲文物、古籍的保護作出了卓越貢獻。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北平圖書館珍藏的善本書和八千多卷唐人寫經因他協助得以轉移;抗戰期間,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等所藏珍貴版本古籍,由他的搶救奔走避免了流失海外的命運。新中國成立之初,徐森玉先後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博物館任職,亦曾參與籌建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於文物及圖書收集整理、搶救保護等方面,徐森玉先生堪稱爲貫穿中國近現代始終之核心人物。

對於徐森玉先生這樣一位“國寶”級人物,迄今僅有“只能算是簡譜而已”的《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徐森玉文集》附編)公開出版過。已故學人葉笑雪先生曾于20世紀50年代就職于上海市文管會,爲徐森玉先生下屬,他晚年身居陋室仍不忘纂集資料、奮力著述《徐森玉年譜》,可惜書稿尚未完成,葉先生便撒手人寰。其稿自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徐森玉先生22歲時起,迄于1971年先生去世,記述了先生一生行跡與成就。徐森玉先生一生經歷了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這幾個重大的歷史時期,致力於文物、古籍的鑒定與保護,多次在危難時刻參與組織搶救國寶活動。他的交遊、他的研究、他的編著、他的考古成就,無一不值得今人研究與總結。《徐森玉年譜》一稿深入考證其生平,博引文獻資料,爲考古學、文獻學、近代史等方面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這部書稿,既是對文物學、文獻學大家徐森玉先生一生業績的追述,又是對學問鴻博、專心治學的葉笑雪先生的一份紀念。歷來以“弘揚傳統,服務學術”爲出版宗旨的中華書局,出版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當是責無旁貸。

本書爲作者手書原稿的影印本。手稿記錄隨意性較強:有時會隨意夾入與內容相關的報紙期刊,有時因臨時增補內容而貼補稿紙,塗改、補充更是時而有之。而圖書出版因受到版面的限制,必然不可能像手稿一樣任意拼貼紙張擴充既定版面,我們不得不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對稿件版面做一些適當調整。現將書稿編輯中的一些特殊處理情況歸納如下:

一、原稿僅以年月爲其經緯前後順承,我們在編輯時則將全書按照時間劃分爲三部分,以便讀者翻閱。

二、原稿部分頁面的版面不規整(例如有些頁面因粘貼、增補內容過多,致使版面超長或超寬),雖然本書已盡可能設定了較大的版心尺寸,仍然有原稿篇幅過大、現有版面無法容納下原稿一頁內容的情況出現。所以,在手稿內容不缺、不亂的原則下,排版有時會對根據原稿製作的圖版文件進行裁切拼接。例如書中第4頁,第4行以上的內容在原稿中是第3頁中另貼稿紙補充的內容,因無法在一個頁面中呈現,祇能將之裁下,與原稿下一頁的內容拼接爲一頁內容。

三、若將原稿同一頁內容裁切後安排在兩頁上時,會在其裁切處將後面(或前面)的內容重複出現一次,即前一頁的最後一行和後一頁的第一行文字是重複出現的同一行文字。如:第3頁末行和第4頁首行文字重複,因爲第3頁此處內容與第4頁接續的內容在原稿中爲同一頁面的內容,祇是排版時被裁切分排在兩頁上。

四、原稿時常有固定於某頁的籤條,有些籤條下亦寫有文字內容,我們將籤條及籤條下的文字內容均予保留,並在籤掀起頁注明情況。如:第36頁圖下有注,注明此圖爲籤掀起後的頁面內容。

《徐森玉年譜》的手稿在葉笑雪先生去世後，幾經波折，先後由徐森玉先生之子徐伯郊、徐文堪先生保管。多年之後，才由復旦大學吳格先生轉交到葉笑雪先生之女葉曉菊手中。他們堅持不懈，多年來不辭辛勞為手稿的保存與出版奔走聯絡，才有了今日的结果。他们秉持一片摯誠之心，為保持傳統學術薪火相傳所做的努力，予我們以莫大激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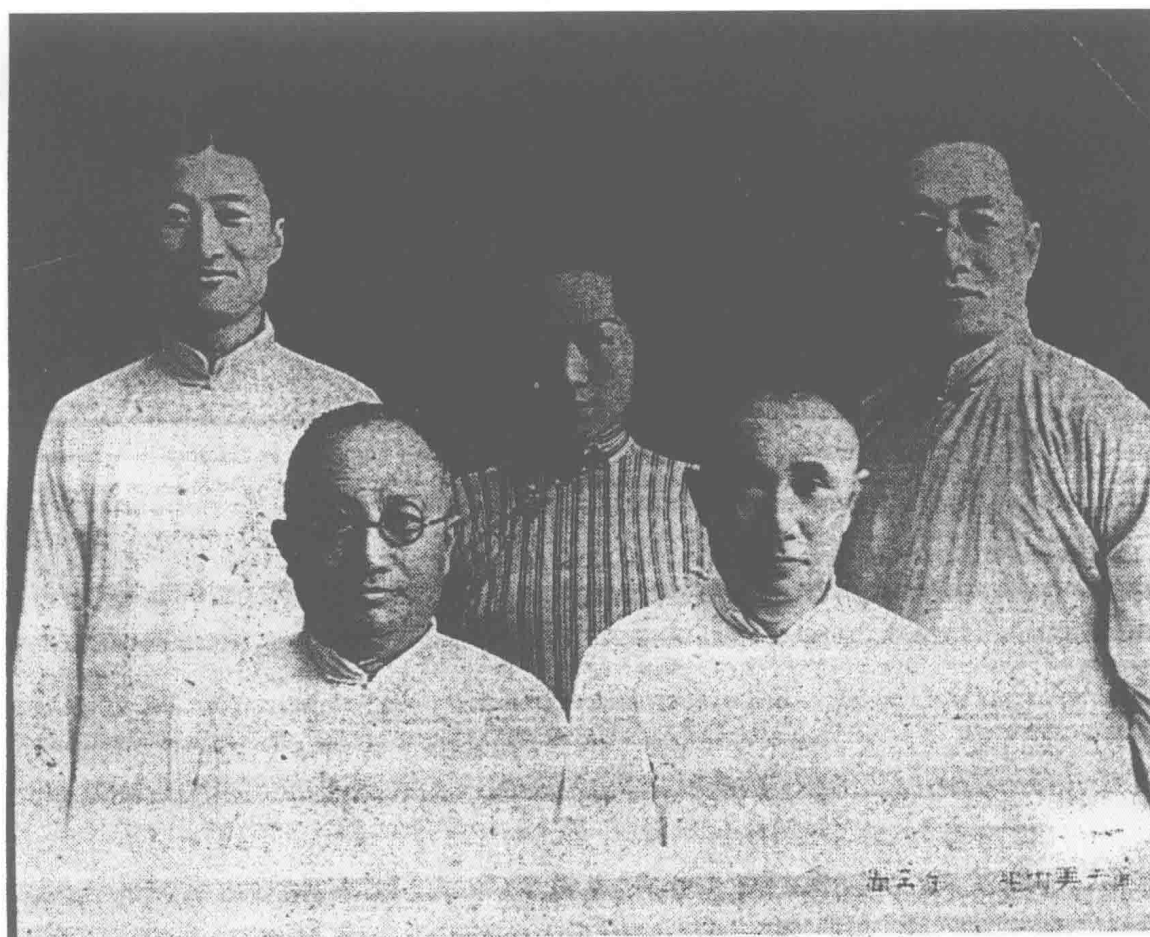
從寒冬臘月到春暖花開，數月時間，我們通力協作，本書終得付梓。這雖是一部塵埋了近二十年的手稿，但它為學人提供的材料並不陳舊落後，反而為後起之輩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詳細的綫索。與此同時，細心研讀，我們亦可於其中窺得前人的風骨與博學，領會大家、學者之餘韻。謹以本書的出版，紀念先賢，激勵今人，推動我們的學術事業繼續進步。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五年三月



徐森玉先生



徐森玉（前排左一）和家人在一起

玄伯先生左右前奉

華翰敬審

安抵舊寓與居康勝不勝洗慰才患外症醫療未
淨上月中旬右臂又生疽眠食竟改常度腫痛消後
慰堂兄邀入京寓辦文物展覽行路不慎跌傷右膝
九日返滬休養數日而事完全復原

尊藏金文墨本讓歸平館中兩次向守和兄詢問均
無如實答覆渠已於六日來平

先生可此面洽 張彥生所作之價實不昂也此間來青

閱有宋書棚本羣賢七集六十冊實絕世珍本 後有朱竹

垞跋并目 審乃偽蹟 價七千萬有力者皆袖手不問未知何故

守和兄對 尊藏是書本乃作猶豫當更無購此書之雅

興矣已 告斐亭兄德思之

台從何時南返 在仰幸似叙此叩請

摺 弟徐鴻寶再

旭生 先生均此政候 斐亭

未青兩鈞來朱跋并目十五紙另特附呈

二月十三日

序 言

《〈徐森玉年譜〉手稿》（下簡稱《年譜》）為已故學人葉笑雪先生遺稿，記錄中國現代博物館、圖書館事業奠基者之一徐森玉先生之生平及事業。《年譜》雖非定本，而用心良苦，成書匪易，編次有緒，足資參考，茲經中華書局據手稿影印出版，筆者與聞始末，深感欣慰。

二十世紀乃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百年風雲，故國多難，救亡圖存，需才孔亟。徐森玉先生（1881—1971）挺生其間，以其卓越貢獻，世人共推為二十世紀中國文物及圖書領域之核心人物。2011年時值森老辭世四十周年、誕辰一百三十周年，上海博物館曾編印《徐森玉文集》，並舉辦追思座談會，緬懷其生平，紀念其功績。

森老為浙江湖州人，幼而孤，少穎異，賴賢母教養以成。清末畢業於山西大學堂，年未而立，學識才幹，已為世重。宣統間，即出任學部編譯圖書局編纂、京師圖書館名譽經理員，自此與文物及圖書事業結緣。民國初，故都文獻陸續歸為公藏，森老歷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北平圖書館善本部、金石部、采訪部主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等職，因而親身參與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之改組發展，故宮文物及善本之清點接收等活動。至三四十年代，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組織文物及善本南遷、西運，抗戰中江浙淪陷區善本藏書之洽購搶運，抗戰後京津寧滬敵偽機關圖書文獻之接收分配等事件，皆與海峽兩岸今日所藏文物及圖書之命運攸關，而在在可見森老主持擘畫、奔走操勞之身影。森老參與之文物及圖書搶救，涉及方面甚廣，如曾親赴洛陽搜集漢魏石經遺石，組織居延漢簡之保存與攝製，協調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正統道藏》等珍籍，親赴山西趙城廣勝寺鑒定《金藏》並組織至京展覽等，舉凡近世文物及圖書傳承之重要事件，為中華文化命脈所繫者，森老幾無一役不躬親其事，克盡職守，乃至抗戰中為轉移文物冒險涉難，造成終生殘疾。建國後，森老為國家自香港購歸國寶，參與主持上海市文管會、創立上海圖書館與上海博物館，並以其聲望交游，海納百川，廣收博取，匯聚海內外文物及圖書之業績，尤為今人所詳知。今日上海不僅以國際金融商業大都會知名，又因其富藏文物及圖書而為世所重，森老等前輩筚路藍縷之功，令人永久懷念。

森老對近世圖書文獻之搶救，又有一項貢獻今人較少言及，即其任職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期間，曾參與東方文化委員會下屬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之藏書建設。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成立之初，為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制定《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辦事細則》，特聘森老為圖書籌備處事務主任，負責徵集撰寫提要所需古代文獻。經森老主持籌措，不十年間，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書迅速發展，匯聚典籍數十萬冊，其中尤以清人著述稱富，足補他館缺藏，成為當時與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鼎足而三之古籍收藏重鎮。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1945年後經原中研院接收，1949年後又遞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現仍為國家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追本溯源，森老開創之功，自不應忘卻。

自二十世紀初以迄六十年代，森老於文物及圖書收集整理、搶救保護等方面，堪稱為貫穿始終之核心人物。森老學養淵深，見聞廣博，熱心公益，造福後世，無愧“國寶”之稱^①，而其為人謙光藹然，出處波瀾不驚，書生本色，迄未改易。2011年上海博物館柳向春君受命輯集森老遺文，發現“徐森老雖然見多識廣，滿腹經綸，但他一生低調，

^① 柳向春《徐森玉文集前言》（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早在1951年，時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即在他寫給華東文物處副處長唐弢的信中說：‘森老為今之國寶，應萬分的愛護他……他乃是真真實實的一位了不起的鑒別專家，非爭取他、愛護他不可。他是一個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後的決定。應該爭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觸，多請教他。如果他離開了上海，文管會准定辦不成，且一件東西也買不成。’”

甚少撰述，所以留下來的文字極少。這部《徐森玉文集》所收，即主要集中於他晚年時的若干論述而已。森老晚年，曾受科學院考古所之托，本擬編輯‘歷代石刻’，後來雖然因故未曾成功，但他晚年的幾篇論文，也就因此多與碑帖石刻相關。這些文章當年都曾先後發表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物》雜誌，一經刊行，便被廣大碑刻書法愛好者奉為典範。《文集》中另外所收，則多為森老歷年的序跋文字。森老自清末投身文化事業，一生念茲在茲者，無非文物圖書。其所撰寫的各類序跋，疊經喪亂之後，所存已經無多，但這次所輯錄的這十幾篇序跋，雖然字數寥寥，但時間跨度很大，不僅可見森老的交遊，更可窺見森老的學識”^①。柳君為上博後進，禮敬先達，曾搜輯森老生平資料，附編《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以為知人論世之助，又謂“因文獻難徵，這個年譜只能算是簡譜而已，詳盡之作，還有待於後來者續補”^②。實則在此之前，已有葉笑雪先生所撰《年譜》久待刊行。

葉笑雪（1916—1998），名常太，以字行，浙江江山敖村鄉南坂村人。少時就讀長臺嵩高小學，後求學衢州省立八中、上虞私立春暉中學。畢業後赴杭州，隨藏書家長興王修（季歡）問學，讀書王氏詒莊樓，研習版本目錄、金石文字之學，又曾肄業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昆明西南聯大。抗戰期間，任家鄉《江聲報》編輯及中學教員，主編《須江乾廷葉氏宗譜》。抗戰後，任江山縣修志館總纂、衢縣雨農中學教員。1949年10月入浙江幹校二期學習，結業後任臨安專署文教科副科長，分管屬縣中等教育。1950年底調上海，任職上海市文管會，成為森老部屬。嗣任文管會主任、歷史學家李亞農助手，從事歷史研究。五十年代前期，協助李亞農撰成《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與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會生活》《西周與東周》《中國的封建領主制和地主制》等專著（後合編為《欣然齋史論集》）。1957年，先生無端獲罪，被迫解除公職，發送勞教。1959年至蘇北大豐農場，1962年因病遣返家鄉。此後蟄居江山農村，飢寒交迫，備嘗艱辛，而發奮隱忍，持志彌堅。“文化大革命”結束，落實政策，先生如文物出土，重返滬上，未幾自市社科院退休。因王元化先生推崇，曾受邀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編纂，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先秦文學卷”及“宗教卷”審校。又蒙李俊民先生禮遇，獲聘為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約編審。先生晚年注重佛學及天文學研究，節衣縮食，獨力購藏《中華大藏經》等，研誦不輟。其間先後完成《佛家名相通釋》、《大唐開元占經》之校點，《謝靈運集校注》之增補，又編撰《毛子水先生年譜》、《徐森玉年譜稿》等，發表《毛常教授傳略》、《王季歡傳》、《衢州歷代詩選後記》及《般若經傳譯與倉垣學系》《精義紛披，玄機共暢——沈劍英〈因明學研究〉略評》《〈禪宗語錄輯要〉導讀》等論文。1998年7月逝世於滬，享壽八十又三，次年歸葬於江山玉源村。

先生性沉毅，饒風骨，劫難中夫婦仳離，獨居窮鄉，貧病交加，飡食不繼，仍潛心研讀，迄未廢學。其學問博洽，遍及四部，尤長於文獻整理。五十年代初，即有《謝靈運詩選》問世（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曾合校兩《唐書》，自撰《唐高利貸》（經亂稿亡）。又整理《唐開元占經》抄本百廿卷，緯書星占，均能通解，朱筆點勘，一絲不苟。王元化先生屢稱其身負絕學，無人能及^③。先生年事雖高而治學猶篤，嚴於律己而拙於謀生。雖經平反，仍身如飄萍，艱於一椽之寄，茫茫人海，踽踽獨行。八十年代後期，復旦友人陳建華兄赴美留學，先生受囑代管宿舍，遂攜女曉菊，翩然來止。筆者有幸為鄰，得拜識高人，朝夕趨晤，多聆教言。先生離群索居，自奉簡約，平居食菽飲水，唯以書卷作伴。亦即其時，獲知先生正鈔纂資料，為森老創編年譜。陋室孤燈，一老孜孜伏案情景，至今猶在目前。先生隨森老任事文管會，尚屬青年時代，此後淒風苦雨，相去數十載，猶未忘森老當日相知之雅，歷劫生還，雖耄年衰弱，居無定所，為表彰前賢，仍不遺餘力。先生力疾撰述，未幾下世，飽經憂患之餘，未獲盡展所學，至今思之，猶有餘哀。

先生所撰《年譜》，身後一度寄存香港，嗣歸森老哲嗣文堪先生保存。際此昌明，森老生平及著述，搜討研究，已

① 同前頁注①。

② 同上。

③ “……聽人說，有一個叫葉笑雪的人，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這人學問極深，佛學、道學幾乎無人可及。”（解放日報《思想者王元化》，2006年6月3日）

“教授我佛學典籍版本知識的葉笑雪先生……佛學與國學功底深厚。”（羊城晚報《大象無形，大愛無疆——王元化恩師的人與文》，2008年5月17日）

“葉笑雪先生也是一位中西貫通的飽學之士……對文學、哲學、佛學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向為學界稱贊。”（文匯報《王元化與古籍整理出版》，2009年4月25日）

後起有人，年譜重修，正自有待。承文堪先生與曉菊女士託付，又蒙中華書局郭又陵諸先生美意，慨允影印《年譜》，欣感之餘，追念舊游，不禁益慕笑雪先生之風義，又因此而更懷念森老之遺徽。

公元二〇一五年歲首吳格謹識於復旦園。

目 錄

序言	吳格	1
年譜		
1902—1911		3
1914—1948		10
1949—1979		186
附		
森老紀念	黃裳	239
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徐鴻寶	周退密、宋路霞	241

中華民國三十年(辛巳 1941)

茲定九月九日(即九月九日)為「國語紀念日」，凡我僑胞

幸勿失此良機，應於當日，各處華僑學校，應舉行國語

演講，並舉行國語競賽，以昭大信，並請各僑胞，踴躍參加，

以期國語之普及，此佈。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九日

僑務委員會

附：各處華僑學校，應於當日，舉行國語演講，並舉行國語

年譜

民國三十年九月九日(即九月九日)為「國語紀念日」，凡我僑胞幸勿失此良機，應於當日，各處華僑學校，應舉行國語演講，並舉行國語競賽，以昭大信，並請各僑胞，踴躍參加，以期國語之普及，此佈。

民國三十年九月九日(即九月九日)為「國語紀念日」，凡我僑胞幸勿失此良機，應於當日，各處華僑學校，應舉行國語演講，並舉行國語競賽，以昭大信，並請各僑胞，踴躍參加，以期國語之普及，此佈。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九日

僑務委員會

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1902年）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山西省創辦山西大學堂，特巡撫先是岑春煊，

後為趙爾巽。創辦山西大學堂的經過，大略如下。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李鴻章等與各國使臣在

北京簽訂辛丑和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山西，在巡撫統轄任內曾殺大批外國傳教士，案情特別嚴重。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北京主持商務教案善後事宜。他草擬一個《辦理山西教案章程》，遞交李鴻章。章程共七條，除要求懲凶，賠還財產，為死去的教士立碑，官吏不得歧視教民和不許義和團首從之人，兩行作為教民等項外，有一條是“罰款”办学，原文是：“共罰金壹萬五千兩，每年交出的款五萬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省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士庶子弟學習，不再迷惑，歷中而西學問者各一人隨管其事。”章程擬定後，李提摩太回上海，曾次催促巡撫山西巡撫岑春煊，要求迅速履行辦學條款。

岑春煊感到這樣办学，太失中國體面，在九月間，派洋務局提調周之麟到上海進行交涉，提出四點意見：（一）山西所出的五千萬兩銀子，不稱為罰款；（二）學校內不宣傳基督教；（三）學校不得和教堂發生關係；（四）外國教師不得干涉校內行政。李提摩太對四點意見完全不為考慮。經過兩個多月的交涉，最後議定三合同草案，內容大致是山西省籌銀五千萬兩，分十年付清，交給李提摩太在太原開辦中西學堂，十年內學校課程，延聘教習，考選學生，全由李提摩太作主，十年後將學校的一切財產交還山西省當局。

岑春煊不甘心，想出一個抵制辦法，在太原籌平外籌辦一所大學，並力可以使李提摩太不能完全控制山西的高等教育。李提摩太跑到太原，反對山西當局自辦大學，主張兩校合併，稱山西大學堂，原是由他主持的中西學堂，改稱西學專齋；岑春煊籌辦的大學，改稱中學專齋。岑春煊接受他的主張，在1902年六月又簽訂了一個合同，並宣布前一合同作廢。新合同規定西學專齋的教師完全由李提摩太延聘，中學專齋由中國人自辦，多聘譯書局於上海以編譯教材，其經費在五千萬兩中支付。

山西大學堂，就此成立。大學堂總理先是姚文棟，後由谷如璠繼任。西學專齋總理李提摩太，仍留任上海，推荐英國人教樂孔做西學專齋總教習，又聘瑞德人新常福、英國人畢普功等任分教習，課程以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為主，修業期限三年，畢業生獎以舉人。而教學的方针是要學生畢業後能夠升入英國倫敦大學，1905年第一期畢業生二十五人即全部送往英國留學。中學專齋總教習是高燾堂，課程以國文、經學、歷史、地理為主，修業期限也是三年，但畢業生獎以貢生。（後來西學專齋成立專科，中學專齋成立高等科，西學畢業生獎以進士，中學高等科畢業生獎以舉人。）上海的譯書局由英國人實黎亞主持，曾大量翻印李提摩太的譯著如《三才圖會》等當教材使用。西學學生先是由該局請同販，不但是書，又通和人員翻校。中學學生則以原令總堂和晉陽郡先學生經過甄別

通私人^亦酬招致。中書學生則以原令德堂和晉陽郡宅學生經過甄別而補進，當時全德堂高才生劉麟趾曾起號召作用。（趙南桂纂《山西學記略》）

歲月，先生入山西大學堂西學齋肄業。

李提摩太，英國浸禮會教士，來中國後，在山西傳教多年。1890年，任天津《時報》主筆。1891年，任上海同文書會總幹事。1891年，又任廣學會總幹事。庚子後，強迫山西當局出錢辦山西大學堂，任西齋總理。（以上鈔自《嚴修年譜》224頁）著有《八星之一總論》（見《志山廬日記》97頁）《生利分利之別論》（見《志山廬日記》57（頁））。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1905年）先生二十五歲

四月，改東三省為行省，設東三省總督，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

秋，趙爾巽特授盛京將軍。

趙公行狀：“甲辰，日俄關於遼南，我留守官吏，多以中女為名，而陸受此勝者為區策，朝廷憂之，謂如此則國權日盡失也。會戰事將結，乃特授公盛京將軍。瀕行兩宮面諭曰：‘爾儘其當為者為之，勿拘常例，不中制也。’公受命感激，備徵羣策。以乙巳之秋視事，大加更革。”
清國史館“改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

父雪按：甲辰，光緒三十年也，行狀^{似指日俄開戰}~~係指~~的日期。_子

先生畢業於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第一年畢業生也。

據說此屆畢業生二十五人全被送往英國留學。先生以業撰初之選，至奉天（即今遼寧）為測繪學校監督（校長）並兼實業學校監督。

先生於葉韻卷倉牘稿序曰：

憶在清季，按初先生任督辦趙爾巽幕，少年英俊，以代草條陳十策有聲於時。先生與陳華青昆弟相友善，余時肄業西學專齋，因陳氏昆弟得識先生，繼論特務，甚相得也。趙爾巽為盛京將軍，大事興革，先生突充幕事。東省百廢待舉，而興建造作，測繪為其始基，因此培養測繪人才，特余主舉業專齋，乃承相招，以創辦測量學堂見屬，磋商規劃，有針芥之投，忽以二十餘年矣。其後先生退隱滬濱，廁身工商，特與余密約樓諸子相周旋，亦稍稍蓄書，嘗得張惠言成語父子所撰諧聲譜稿本，為研究文字音韻要著，亟謀刊傳，倩人校錄。余亦為之親借傳鈔之本，以供參考。而年深閱之，作處得風行，一將音韻學家咸稱其印行之功不置。抗戰起，余以流散圖書文物往來西南各地，每過滬上，必造訪諸舊，而先生亦與張菊生、陳陶遺、李拔可、陳叔通諸先生創辦合眾圖書館，徵訪江浙私家藏書，謀所以保存之策，引為同調。先生喜收前賢手稿，校之本，相與審析，親主館務甚勤，堅以董事相邀。未幾，先生歸道山，叔通入京參政，而菊生病廢，余始繼維持之，卒以捐獻政府，日見屬盛，先魁士友於泉下。先生晚歲以校書自娛，輒為札記，頗多心得。又間與和文偕和，雖不居一家，亦皆雋永可誦。聯誼尤能寓在個中，音流絃外。猶憶先生於顧宛溪續史記要稿本，最為珍重。得之於朽齒之餘，為藏家所不願，先生手自整比，招良工精心修治，乃得完好如新。審定此稿為寫成後又經修訂增注者，當是世間孤本。欲發揚其精勝，必先由部校勘，乃足顯示，而簽注校改之筆不一，較為繁複。手校數卷，優然紛生，以授顧君起潛為之讀校，卒卒未果。